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在维也纳 华人商埠区讲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华人商埠区讲真相，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大法的真相点就设在地铁站的维也纳华人商埠区的出口，经过这里的人非常多。

法轮大法真相点附近是维也纳的古董和旧物交易市场，这个交易市场很受游人和奥地利本土人的喜爱。熙熙攘攘的人群为学员们讲真相促三退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有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拿取印有他们母语的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有了解真相的欧洲民众在支持法轮大法的留言版上签名；有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详细询问了法轮大法在维也纳的炼功点信息，并请学员把炼功时间和地点帮她写在纸上。

一亿人三退是中国民众觉醒的新里程碑

（明慧记者采菊、黄凯莉综合报道）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超过了一亿人，这是中国历史性的一天，是中国民众觉醒、摆脱中共精神桎梏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共邪党走向其最终的灭亡。

八月七日下午四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部办公室所在地——纽约法拉盛缅街，锣鼓喧天，百余位退党中心的工作人员手举写有“庆祝一亿人退出中共”的灯笼、气球和横幅，身穿黄色服装的腰鼓队成员载歌载舞，吸引了许多民众

驻足围观。有的民众一边赞叹：“啊，退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已经一亿！”一边用手机拍下这珍贵的历史镜头。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剖析了中共的暴力谎言、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拉开了退党大潮序幕。《九评》在全世界和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尽管中共当局极力封堵，大量的《九评》小册子和光碟悄然进入了中共机关部委、军队、公检法、文教体卫、工厂、农村等各个领域，由此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三退大潮。

重获新生的喜悦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初我患上了无法医治的绝症，胃肠道间质瘤。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绝处逢生。现在症状消失，身体健康。快乐的享受着每一天。

二零零八年十月我在中国医大做了手术，术后，打针、中、西药吃了很多。钱花了不少也没有效果。一年后到医院复查，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肺部，喘气费劲，全身疼痛难忍，夜间难以入睡，吃不进饭，感觉生命已到了尽头。

家人带我四处求治，曾到中国医大、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等各大医院求治，专家们说：“这种病是世界罕见的不治之症，



无药可治。”真是绝望之极。

二零一零年九月中旬，我有幸遇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当时我病的走路已经很吃力，她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又得到了大法弟子送我的《转法轮》一书，我就看了起来，越看心里越亮堂。从此后，我每天坚持按照书中师父讲的多学法，多炼功。

十多天后我开始拉肚子，每天

四、五次，肚子不疼，便是水，里边有许多好似紫菜叶子样的东西。这当中夜间腰疼、肚子疼，开始我以为病加重了，后来明白了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帮助消除不好的东西。

就这样连续拉了二十多天，此后一切恢复了正常。修炼后，没吃过一粒药，也没打过一次针。半年过去了，奇迹出现了，症状消失了。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

现在我走多少路也不觉的累，脸色也正常了，去早市买菜来回十多里路，拎十多斤重的东西不觉累。认识我的人都说，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我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是伟大慈悲的师父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了，我用天上人间最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请关注 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周全良老人被绑架到四川简阳二娥湖洗脑班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四川简阳市国安和草池镇政府综治办和“六一零办公室”等多人闯入草池镇原政府秘书周全良家,强行抄家,后来这群人直接把周全良绑架到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臭名昭著的二娥湖“法制教育中心”迫害。

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实际是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是非法的黑监狱。所谓的“六一零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在各地非法设立了很多洗脑班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周全良,七十多岁,四川省简阳市草池镇人。周全良见到老伴胡桂芳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不久,原本患有多种不治之症的身体,不药而好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对人仁慈,处事和睦亲切。为此,周全良老人也跟着修炼,信仰

“真善忍”,全家得福报。二零零三年,老伴胡桂芳坚信大法,被邪党法院冤判五年,送往四川省简阳市养马镇四川女子监狱迫害。在关押期间,她被恶人强打毒针,造成慢性中毒,后回家不久含冤去世。从此,周全良老人孤独地生活。就是对这样的老人,中共恶党也不放过,现今,又将周全良老人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近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二娥湖洗脑班

今年至今,简阳市恶党人员为了拿高额奖金,昧着良心,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今年绑架到二娥湖洗脑班这个黑窝的近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至今未放。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日,绑架贾家镇法轮功学员谢东云;三月十二日,绑架法轮功学员肖会清;六月四日,绑架法轮功学员魏国珍,张素清;七月九日,绑架太平桥镇法轮功学员黎德容;七月二十二日,绑架简城镇王永成。

唆使雁江区黄光武、董德等国保人员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吴义发体罚、长期不准睡眠、刑讯逼供、强

制转换等迫害。吴义发回家后面色青白枯瘦,经省医院检查,迫害成肾性高血压,肾功能衰竭。

所有被绑架到二娥湖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他们强制转化的各种残酷精神折磨、罚站、坐不准弯腿、不准睡觉等体罚。有的还被注射不明药物导致严重后果。

赵玉霞,女,五十二岁,资阳市四三一厂四分厂工人,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被资阳“610”绑架到资阳迎接镇二娥湖洗脑班强制洗脑,一月后放出,原本健康的赵玉霞从洗脑班出来后,身体出现全身浮肿等肝肾被药物破坏的严重中毒症状,于零七年五月一日含冤去世。

家住雁江区的刘淑辉,七十多岁,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被绑架到二娥湖洗脑班,被肖惠、刘德斌罚站两个月。刘淑辉不愿妥协、不愿出卖他人,肖惠、刘德斌就编造谎言,诬蔑刘淑辉有精神病,强行给刘淑辉打毒针。打针后,刘淑辉觉得腿发胀,并且丧失了部份记忆。



揭自焚真相

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却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一场骗局。

塑料瓶子烧不破?

焦点访谈的“自焚”镜头中,可清晰看到:“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

切开气管能唱歌?

医生说给“自焚”的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的手术。根据医学常识,术后多日人才能说话。可刘思影带着插管,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根据医疗常识,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险是细菌感染。画面上的记者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就近距离问话。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二零零一年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不是我交不起,只是不想交给共产党”

河北某县农场,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一农户家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这户男主人接过话茬说:“我早就看不惯它了,去年立秋之后,居委会派人来要我交党费,我就对来人说,虽说我有四十年的党龄,但共产党给过我什么?人家法轮功还不定期地发真相资料给人看,光听电视上说法轮功不好,我看人家说的都是真话,我很佩服他们。”

只有共产党造假,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多的是,当官的哪个为老百姓着想,说得冠冕堂皇的。我就告诉来人,不是我交不起,只是不想交给共产党了。”他们全家三口都退出了中共组织。男主人叮嘱法轮功学员:以后多给我送真相资料。